

屋顶上的传统

■顾泉林

我一直在猜想着一个关于城市的谜：“我们的城市为什么不忍从高处往下看？”从我的写字楼朝南边望去，大团大团的绿色树丛勾勒出湖水之岸，岸的那边是上世纪老城翻新后住宅与商业区的大致轮廓，我们习惯地将它称之为“老城”，但它几乎没有屋顶，显得简陋而生硬。

很多年前，我来到这个城市时，它最高的建筑是一座建于明代中晚期的佛塔。登临塔上，极目四顾，江天一色，八极来风，再俯视塔下，黑压压的小瓦屋顶缀连起城郭悠远的古意，整个城市仿佛沉浸在水墨丹青的画里。在黑色的屋顶下，是蜿蜒曲折的街道，无论是从街面上往上看，还是从高处往下看，整个城市浑然一体的是传统建筑所体现出的徽派风格情调，因而它也是地方文化特色的一个极其鲜明和凝固的窗口。然而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老城住房改造中，古老街道的踪影在一个晚间永远地失去了。具有170余年省城地位的老城，再也没有了黑色小瓦的

月白的影子

■余芝灵

斑鸠，在我的脚边惬意地走着，慢慢悠悠地走着，一点都不怕人的，身上有斑驳的花纹。微风吹起它的羽毛，像是在吹弹一个轻轻的梦幻。一只胖墩墩的狗儿，一次又一次地跳起，空扑腾而已。这实在让人欢喜，斑鸠的肥美与笨拙，实堪一看；而狗儿的空扑腾，更让人捧腹。

院子里的枇杷已全熟了，又酸又甜，让人欲罢不能。我总是喜欢又酸又甜的东西，倘是一味的酸，或一味的甜，那我就宁肯舍弃。乌臼树越长越高，高得树冠足够将水池子的阳光全部遮住。便是整天在这里洗衣服，都不会担心被晒黑了。这是一颗意外生长的树，不知是哪只鸟儿的辛勤，携来种子，使得它扎下深根来。如今这株树成了鸟儿们的乐园。我们一家每天的黎明，都是鸟儿们衔来的。它们清脆的歌唱，是早晨最美丽的乐音。总像是泼洒了一箩珠子似的。你不想醒来，都是不可能的。你要么就不醒来吧，让它们自在的地啼叫吧，你聊当是在做梦吧。鸟儿大都是麻雀。麻雀的叫声，其实也是非常动听的。没曾想到，曾经到处被捕捉的“四害”之一，却并没有绝迹，家族倒是越来越繁盛了，可喜。它们一丛丛、一簇簇地在枝上跳跃着，如一小朵一小朵灰黑色的花朵，会唱歌的花朵。这样的情形不见已好多年了，有时感觉恍如梦中。是非到童年里去翻找，就不得见其芳踪的。如今只要你想

看，尽可以处处看见麻雀的身影。它们忙碌而开心。总在开会研究什么；或者在共谱一首曲子；或者是谈情说爱。可惜我们不懂鸟语，不能破译这些凌乱的句子，也许是清词。水池子里，常常会落下些细碎的羽毛或乌臼树的叶子。轻轻捡起。这都是些小小的步履。

米兰开得极盛。满院子都是它细细的清香。月光一样，袅袅的。仿佛雪水洗过一样的细细的歌声。我新近剪裁过的杜鹃，也比先前有了新的生机。新发的嫩叶子，在蓬勃。有小小的花苞在打出来，如一个一个个小小的拳头。富贵竹的枝子叶子，碧绿碧绿，真是一派富贵之态。广玉兰开了，像是一枚一枚的梦幻开在枝头。春是早已尽了，它们却那样俊俏着，在云里，明亮地燃烧。花瓣落下一些，竟是一根一根的勺子，这又有些像俗世里的烟火，也像一声一声的轻微的叹息，转瞬落入泥土。金银花，从隔壁的墙上探出头来，一只只明晃晃的金杯子、银杯子，盛着数不清的幽香，向我们眨着清亮的眼睛。这些安静的家伙，在不约而同的，加入一场大合唱。无声，却热烈，鲜嫩，而清香。

一大蓬一大蓬的荫凉——阳光透过树隙，洒下大朵大朵月白的影子。随意掀起一朵，都弥漫着清新的气息。这，多像光阴！既有阳光的暖，又有树叶的凉，还有泥土的苦湿与芬芳，亦有鸟的啼鸣，与花的无边的香。

所有的，所有的，都奔跑在这些影子里。

倾听夜雨

■张艳庭

雨从半夜开始落下，巨大的轰鸣宛如一挂瀑布落在了我的窗前。我仿佛在空中蓦然转换中惊醒。凝神谛听，知道夏天已经像这雨一样被倾倒在在了我的身边。

这只是属于夏天的声音。没有另一个季节的雨会这般鲁莽、明快甚至凶猛。在这雨声或者说是在暴雨中，我的梦仿佛是一叶飘摇的小舟，我的床仿佛是一叶飘摇的小舟，我的屋子仿佛是一叶飘摇的小舟。我从舟中醒来，无法像白天一样去仰视它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壮观，只能去靠它“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声响来想象这个瀑布的飞落。整个夏天就像是一条河流，我们在它的漂流中遇到了这样一个瀑布。持续多天平缓的炎热都只是为积蓄着这个瀑布壮观的落差。于是我真得像是躺在小舟之上，谛听着这瀑布磅礴的水声。多天的躁热仅仅靠这水声的音色就能够清洗干净，身体仿佛水中的石头一样变得透彻起来。这是一场声音的沐浴。水声落下的波纹渐渐在我的

露从今夜白

■吴毓福

二十四节气，像是一年里的二十四个驿站。似乎刚刚到达处暑这个驿站，不留神，就顺理成章地奔到了下一个驿站——白露了。

白露，一个很唯美很诗意的节气，她在水一方的伊人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她是最易触动人们心灵的律动的一个驿站。伫立在这个驿站里，她的莹白与冷艳，让我看到了在季节的流变中她所呈现出的高贵的气质。

其实，节气，是古代的自然圣经。正如作家鲍尔吉·原野所说的那样：“节气的命名非在描述，而如预言，像中医的脉象，透过一个征候说另一件事情的到来。”

如果说立秋给人的还仅仅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提醒的话，那么白露则是给人以谏语般的敦促与警醒。不信！在白露里，假若此时，让我们再次重温汉乐府《长歌行》：“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。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！少壮不

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不知又会萌生怎样的感慨与沉思呢？

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白露的夜晚，月上东山时，我又一次忍不住习惯性地走向古镇的边缘，沿着秋浦河堤独自散步，企图走出古镇的喧哗与热闹。一个人走在月光下，走在河堤上，与静静流淌的河水并行。静静地谛听，堤岸草从里秋虫的呢喃，如清露滴音，自然，悠扬。这样纯净的虫鸣，我喜欢！它是天籁，它是宗次郎的《故乡的原风景》。静静地凝视，在月光下，白日里里极远的山，此刻却遁隐在茫茫的夜色里，河面上笼罩着一片如缕如纱的雾霭，隐约可见对岸的白面山山体模糊的轮廓，岸边沙地上黛黑的丛林也益发朦胧，朦胧如如水的月光下。月到天心，风来水面。天上一个月亮，皎洁如玉；水中一个月亮，静影沉璧。月光，漂洗着我淡淡的心绪。于是，我陡然觉得今夜，白露始开的今夜，的确不同寻常。

白露，让秋天，秋天的夜晚，变得益发清朗与魅惑，让秋月，在它透明的眸子里，洒下诗意的光辉。在夜的甘露的滋润下，

在月光下，稻子的丰稔，棉花的绽笑，还有野菊的芬芳，全都朦胧在我的眼里。

如痴。如梦。我。踽踽独行，在秋浦河堤，湿润的夜气笼着如水的月光，濡沫着我瘦削的面颊，夜露也悄悄地打湿我的脚背，秋凉袭人。但我却似乎确凿得到了某种心灵的抚慰，让我的内心感觉到了缕缕暖意，这或许是缘于常常散步期间的因缘吧！

这因缘，也许是因为家乡的缘由，也许也是家乡秋浦河流淌的浪漫诗意，总之，我一时说不清。我只觉得，今夜，白露初来的今夜，不同于以往，她是神秘的，她是魅惑的。行在河岸上，月光一片，雾气一片，缭绕着河床，影影绰绰，浮动着，又虚静着，给这个白露的夜，平添了几多神秘。秋浦河的两岸，远与近，明与暗，浓与淡，简直是一幅印象派的名作，要么就是一首朦胧派的诗歌。

是啊，白露，有月的白露，秋浦河岸上的白露，于我，是人生中的美遇，我以为！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奔波，为生活，为俗事……我们也许忽视了许多来路的美丽，但在白露里，我们也似乎才意识到一年的

时光必定是有限的，节令告诉我们，时候已然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了。

岁月匆匆，时序轮回。然而，人生短暂，时光的刻刀，总会刻入我们的额角；岁月的霜花，总会染白我们的头发。这一切，让人在感觉不可思议的同时，还分明有着一股淡淡的伤感。在白露的夜晚，远离蛊惑的街灯，一路，我挽我的臂膀而行。于是，我骤然觉出这样的夜是属于我的宁静，白日里的喧嚣与疲惫，此夜，尽在灵魂里宣泄。白露的秋天，流淌着明晰的诱惑，我喜欢！

因为喜欢，不善写诗的我，也因白露而萌生一缕诗情，于是，就有了小诗《白露》：暑气已然隐去/夜凉如水/白露伊人一般/从诗经的殿堂里走来/穿过苍苍的蒹葭/来赴一个慎重的约会/月儿朦胧着羞涩的脸/梧桐的手掌/轻拍着窸窣的欢唱/乡村夜的帷幕/笼罩着一片温软与静谧/于是在这秋夜里/原野承接这天国的甘露/清晨阳光慵懒洋洋地/爬出地面/无邪的小草/从酣睡中醒来/草尖上滚动地露珠/是她睁开的眼睛眨眨的/那定然是在回眸/昨夜之沉醉

质朴的棉

■张梅

绸缎是柔滑的，曼妙的，带着凉意的，也曾喜欢过，可它的美经不起短促一夏的光阴，如一朵萎去的花，不复华美，不再飘逸，那么短促，一下子就变得面目沧桑，老祖母总说，陈丝如烂草。于是，更倾心于纯棉，是能穿着忙碌于烟火生活的，那么家常，日日贴着我们的肌肤，舒适的，平和的，不离不弃的，夜间，也在棉温软的怀抱里。

秋日，我曾多次从棉朵裂开的棉花地边走过，村子里接二连三地浮起一片片云朵，那是采回的棉从绽开的壳中剥出，被晒在暖意充足的秋阳下，有的盛在竹匾

里，有的铺在道场上，黄昏时，带着阳光的热量被收回，一袋袋运到收购处。还要留下一些，给将要到来的严冬多絮一床棉被，送到城里住校的孩子那里，或者给新添的孙儿做套棉袄棉裤还有小棉背心，把小孙子穿着着实像个棉球。

住在城里的我将轻软的新棉和花棉布，早早地送到一家老裁缝铺里，这老裁缝已年近花甲，铺子里挂的都是做好的孩童的棉衣，还有叠放好的棉布，镇子上的裁缝铺就只有这一家专做棉衣了，会做的，大都改成做羽绒衣或者丝绵的袄子了，做这棉衣大概太费时了吧，裁好了布，铺上了棉，多了太厚，就笨重，少了太薄，不暖和，身上铺的棉和袖子又不一样，还

要用手工缝线固定，可离了三街七巷的人家也会打听了寻了去，排着队等候老裁缝做，送得早，到了冬至前后总是能取到的，老裁缝的灯总关得迟，总笑呵呵地说，怎么能冷着孩子呢。那笑容，日日和棉在一起，也棉一样朴素。

一场大雪从天而降，棉一样覆住大地，晚间多加一层棉被，尤其是晒过的棉被，留存着阳光的气息，是醉人的，棉是一种安抚，以温厚的情怀来慰藉我们，有人说棉花是“花”中最仁慈的花，给人温暖。他把棉花比作一个羞怯的没上过学的小女孩，悄悄地躲在乡村。棉，的确担当起这样的喜爱，棉是一个安静的字眼，它的内蕴始终是朴素的。岁月深处，各

种花事均如过眼烟云，大抵赏心悦目，惟有棉花，制成棉线、棉被、棉布、棉鞋，甚至一块小手帕，友伴一样，即使不着色彩，也温馨无比。

懂得棉的好，也喜欢读那些棉一般朴素的文字，一位出生在草原的叫席慕容的女子，少年时代，厚厚的笔记本里抄过无数首她写的诗，那些属于青春岁月的诗句，曾棉一样抚慰过年少的心，那是一段段开满碎花的棉布，隔着流逝的匆匆时光，依旧那么淳朴。

于是，想做一棵棉，开出淡雅的花，结出柔软的棉，絮出温厚的被，在琴弦一样的棉花弓下，被弹出民间的质朴的无需修饰的曲子。

窗台花

向巴拥措

晨光
隔着窗帘
照进阴冷的屋子
窗台的花
开始伸展
慢慢开出
温柔的花

窗台的花
摆放在现实与童话间
没有暴雨灌溉
没有狂风抚弄
静静地
隔世绽放



凝眉
姜阳摄

青草深处

■许松涛

青草疯长起来的时候，我竟然被它推到又一轮的深秋。

那是花絮飘飞的季节，万花纷谢，高天明净，深密的草在秋阳里随风摇曳，风吹散了那些花球里的绒絮，我且叫它绒花吧，那些绒花悬浮在看不见的气流里，随时准备跟着先来的阵风吹走，能走多远就多远。绒花飞起来，加入了情感的表达——绒花不止是个配角，它的有无，绝对被人在意，看重，因为它传播着来年长出青草的种子。这个，也许绒花不知道，生长它的草也不知道，而我，是在那个中午才知道的。那条公路边的一大片空地上，草既深又密，它们在与日俱进里，突然停顿在奔跑的途中，老境已至，它们再也不会与时间赛跑了，它们似乎想坐下来，与时间讲和。但又知道讲和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它们释放出了这些绒花中藏着的草籽。在不停地奔跑的过程中，草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是生存的真谛。

风，在这个时候几乎可以忽略掉它的存在，它或许就不存在，它是透明的空气，在阳光的朗照里，细流般地流动。凉爽的秋意如此宜人，我感觉到身心蓦然松弛了下来，我想钻进这片无人问津的草里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这些绒花深怀一种隐痛，一种悲凉。我也清楚自己不应该这么看它，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感觉，我的心情刚才还是明亮的，玻璃一样，只是悄然接近这片草时，突然袭上一种这样的感觉。

这，跟这片地的荒凉有关吗？我问自己。当我的视线被粘在那一尊尊头像上时，才明白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产生痛感。这些头像连着基座，不高，但却端庄。这显然不是主要的，最

主要的是我对他们如此面熟，我曾经在许多场合，许多地方见到过他们，可以清晰地回忆出他们的相貌，发式，皱纹，甚至肤色，语种，国籍，种族——我对他们的了解从小开始，对他们是多么崇敬，而这种心理从未褪去过，反愈来愈浓。他们的有些话，至今还能记起，背诵，还能让我产生无穷想象的热力。他们就是在这个秋天与我期而遇。“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奶和血。”也许这个声音在路边唤醒了，让我十分偶然地停下。

草茎渐枯。事物就是这样，就如我不敢相信，这些头像，他们也成为了我不愿意看见的样子，我认为这样严重地损伤了他们的尊严，他们已经是东倒西歪，形容不整——他们像废弃品，被扔在路边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他们不是石头，不是石膏，不是石膏，从他们被这些材料铸成成品的那一天，他们就与一个人有关，就与人类有关，就与整个社会文明发生了关联，怎么可以随便地被发落到这里呢？怎能让他们接受荒芜的埋没呢？

他们，是爱因斯坦，鲁迅，高尔基，居里夫人……这些闪光的名字，就这样在风吹日晒中接受残缺。

忽然，一缕阳光刺了我的眼睛。我看不清有多少绒花飞了起来，漫天弥漫，它们仿佛要为这些头像举行一个庄严送别的仪式，它们也许只能有这种表达，白色的花，绒毛一样不可思议地飘在一个季节，种种传播的季节，它们是以播火者的名义前来祝福，怀念，致敬。它们也仿佛有超念的灵性，来为一群特殊的人表达它自己的情绪。

风，还是那样，很小很小的。种子希望跟着她走遍天涯，当春天来了，它们的激情将被蓬勃的生命力点燃。

奔跑的秋夜

■忆炎

初秋，夜微凉，沁心的夜雾还未泛起。野马也，尘埃也，夜未深，奔于乡野之上，最自由的莫过于风，及其中浸淫的万物生灵，满耳的风，吹乱了一切，头发，衣袂，夜涨得满满的，最后把人，车都托起了。这是无垠的原野，绵延坐落的村落尚远，路边是顾长的杨树，杨树边是窄窄的田埂，田埂边是残荷一池接着一池的水塘，延伸开去，是漫天的深蓝黑幕。

无月，无星，无光，却有影，影与浮起的风在原野蔓延，不知最终是否归于虚空。呼呼的风让脑海里断断续续的浮起些画面和声音，也是黑夜，一个背影在风里浅淡地哼唱着曾经同伴的曲子，看不到脸上的沧桑，远方也是旷野。闭上双眼，在这没有萧瑟的夜里，没有凛冽的夜里，没有月明星稀，没有万籁俱静，这漫人的夜色，深吸一口，空气中有着淡淡的香甜。是秋天的味道，干干的叶片，干干的泥土。是的，夜奔，无限的让生命放下了。

这夜奔不同往日。幼时寒暑之时也在乡间待过，没有城里那么多的灯光，幼小的心灵想装下原野上一切有诱惑富有的东西。满天繁星，萤火虫飞舞，听取蛙声一片，美好的细节恨不能一一捕捉。虽是黑夜，却总有人拉着我的手，不

孤独，也不了解什么是自由。而今，乡野之上，与生灵共舞，与风奔跑，是如此的孤独和自由。风携领着发出自然界原始的嘶嘶，我睁开深邃的眸探寻着风里的一切和那深蓝黑幕，智者说：我不给别人秉烛带路/在使人迷惘的生命的黑暗里/黑暗是带路者。嘶嘶让这夜又是如此安静，没有庞杂的声响。寂静的夜要将我的灵魂引向何方呢？

夜奔，是出走的一种形式，是人类经典性的困惑，也是戏剧里经演不衰的主题。包括青春的叛逆与挣扎，体制的冲突与困惑，并且拷问着出走的价值和意义。在中国戏剧里最经典的夜奔片段就是林冲雪夜奔梁山，一颗汹涌跳动抱定赴死的决心，是灵魂的孤傲与脆弱，是生命和死亡的救赎。但这次夜奔也象征着自由，不再拘役于形。料想《逍遥游》里的鲲鹏也是夜奔的，水击三千里后，扶摇而上九万里，便南奔而去。我倒是羡慕庄子境界却是很难做到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寒露节气过半月便疑为霜降了。自此，告别了秋高气爽，秋明空旷，白日将变得幽晦，天寒夜长，风气萧索，雾结烟愁。秋意渐重，寒气渐浓，归鸿将急于南飞，哀鸿遍野，秋秋如血的季节到了。

暮鼓晨钟之时，谁还记起这奔跑的秋夜。